

亲人

# 镌刻永远不散场

李如玉



今年是父亲走后的第五年。春节前我和妈妈商量要不要贴红对联,父亲的离去使我们无法忘怀。想到父亲一生不喜欢给人增添麻烦,更不喜欢连累别人,如果父亲看到左邻右舍都贴上红对联,而自己家里却因为他的离去没有贴,他一定很自责,很不安。因此我们决定今年春节贴上红对联。

对联是从超市买的,红红的,很喜庆。我打扫了墙壁,擦洗了大门,洗干净手,认真地贴好对联。看着,抚摸着,百感交集。

父亲喜欢写对联,他在世时每年春节都要写两副对联,大门一副,前阳台一副。一般都是年三十上午写,等墨迹干了就贴。写对联是父亲带全家每年必做的功课,从选取对联的诗句,到写出再到贴出来,这个小小的流水线,承载着多少欢笑和幸福。这是我们家最热闹、最喜庆、最有仪式感的时候。在我心里红红的对联浸润着文化,是一种美好的祝福。

这一天全家起得都很早,早饭后父亲稍作休息,拿出来唐诗宋词选读本,选喜欢的诗句,准备写对联。他泡一杯茶,一边喝茶,一边气定神闲地翻书,很快就找好了。他把书轻轻倒扣在桌上,靠着高椅背,双手交叉慢慢转动着拇指,这是父亲放松时常做的动作。他静静地再想一下,笑咪咪地说,就这首吧。他念给大家听。有时父亲故意不告诉我们是哪一首,让大家去猜,不知谁蒙对了,响起一阵笑声。

这时已有人铺好红纸,叠成方格,研好墨,摆上笔,只等主角出场。主角悠然地潇洒地提起笔,笑着说:“开始喽。”行云流水般写出。父亲边写边讲,我们能获得很多知识。我站在父亲对面抻纸,有人不失时机抓拍照片。有时父亲还开个小玩笑,他的风趣幽默使全家笑声不断。

父亲写对联很喜欢家人参与,他写好后,常让别人写横批,让妈妈、弟弟写,最喜欢让他孙子写,被点名的人笑作一团,说:“我的字不行。”父亲总是鼓励说,“就是写着玩嘛,有什么不行的。”记得父亲很认真地写过一个横批,那时小侄刚出生不久,父亲写的横批是“今贺百福”,小侄名叫“李今贺”,父亲起的名。这个横批是对

他孙子美好的祝福,也是对新年的祝福,一语双关。

父亲写过的对联很多,白居易《钱塘湖春行》中的“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朗朗上口,莺歌燕舞,父亲很喜欢,曾两三次用这两联名句写对联。陆游《临安春雨初霁》中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也是父亲很喜欢的诗句,这被当作特定的江南春景。那天父亲写好后,又谈及后面两句“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说这也是脍炙人口的名句。他解释什么是“矮纸”,什么是“分茶”,让我们体会这种闲散淡泊的心情。我当时觉不出什么,父亲走后不知为什么常常想起这两句诗,或许父亲身上就有一种儒雅淡泊从容的特质,与诗意很吻合。记得父亲还写过一副对联,至今想起仍让我震撼,那就是“不敢妄为天下事,只因曾读几行书”。父亲讲,为什么不敢做违法的或不规矩的事呢,仅仅是由于法律的制约或是怕受到议论么,不是,是因为自己读过点书,懂得了做人的道理,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副对联给我印象很深,父亲是这样做的,它是我们家的座右铭。

我们这栋楼最早是作家楼,好几家都写对联,自娱自乐。有些年轻的作者拜访作家时,常在前门看对联。好多人都和父亲说,“李老师,您写的对联很独特,真好。”我想那种独特就是父亲的味道。

2017年父亲写了他最后一副对联“春色满园关不住,数枝红杏出墙来”,他把“一枝”改成“数枝”,原因是楼上的几位作家近年来硕果累累,父亲为他们高兴而发出赞叹。

然而就在那一年的8月30日,我们家的对联,那个“春色满园”永远地凋零了,那一刻我捧着那副对联泣不成声,我知道那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父亲走后,我和妈妈、弟弟都不愿再谈论对联。时隔五年,我满怀敬畏之情贴好那副对联,这是我们家第一次贴买来的对联。那里已经没有了父亲的味道。心中悲然,泪眼中闪现出父亲的模样……

感谢父亲给了我许多美好,很庆幸有个我们,还有我们的曾经。

友人

## 感恩遇见

武凌翔

那天,我突然想到自己已是奔六年纪,身体常常出现状况,遂下决心找大夫调理调理。

忽然想起一位女大夫的话:“你找过了他,就不会再找我!”女大夫口中的他,是她丈夫。

此刻,他问诊号脉,不急不躁,观气色,看舌苔,问情状。他用帅气的行草开处方,边写边笑说:“你是一直想当领导,没当着,急了!知道吗? 思伤脾——病从这里来!”我笑说:“哪有? 从小到大,我最不爱操心管事,当领导可不是我的理想。”他说,我说的领导可不是你想的那个“领导”,是说过没有达到你头脑中预期的主观意识。

等着抓药间隙,他说他上学主攻方向是整脊正骨,问我要不要试试? 我有点犹豫,但也没推辞,任由他有力的双手上药热敷,分筋梳理,顺着奇经八脉,点位拿捏……

每一次动作,我都疼得要跳起来,半个多小时治疗后,我像刚洗过澡般浑身



我家

## 租房小记

小雅

结婚时没有房子,托人租了单身公寓的一间房。父亲把墙粉刷一遍,窗框和门也用红漆刷新,婆家早已备好的立柜、平柜刷上粉色,一张新床、一个沙发、简单的电器,便成为一间婚房。虽简陋狭小,倒也温馨。年轻加之新婚喜悦,不懂人生艰难,没想过父亲刷家时是什么心情。及至自己孩子长大成人,才觉父亲当时应是喜忧参半吧,喜女儿出嫁,忧不知何时住上自己的房子。父亲早已离去,再也无法交流。想来当父母的,总是不愿意孩子受一点苦吧。

房间在楼道最南端,正对楼梯,关上门,上楼下楼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水房、卫生间在楼道最北边。水房很大,水池也很大,洗衣服方便,就是冬天水冷,每次洗完衣服,手都像红萝卜一样通红。卫生间多家共用,只容一人,早起高峰,再急也得等。

门外楼道里放铁衣架,租煤气罐自己做饭,便有了过日子的烟火气。儿子快出生时,朋友体恤,我们搬到靠里的房间,不用听上楼下楼声音,又借给我们一间,老人可过来帮忙。孩子出生后,五元钱买了一张裂口的柜子和

湿透。但疼痛过后,感受到的却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舒适,我说好像我身体的那些零件都回归到原位了。大夫说,没错,你的身子骨有点歪,当然会不舒服。我大惊。他说,长成一棵树还要修枝剪叶,何况直立行走几十年的人呢,这很正常,要不,我们整脊正骨干啥?

从腰椎到腿脚,我咬牙坚持下来了。强烈的疼痛中,脑际闪过的是我这些年伏案写作,那一部部鲜活的作品,换来的难道就是这满身的伤病,脑海中不断涌现的是几十年如一日为家为孩子忙碌的艰难人生……

那一天,我流了此生最多的眼泪。为那治疗的身体之痛,也为多年的心灵之伤。他说得对,思伤脾。我的病源于我的精神,而非躯体。

再一次来到医馆,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上次让您见笑了。他说没什么,很多大男人也会哭喊大叫,但是最终看疗效。说完我们都笑了。我说谢谢您,不仅治了我身体的病,还一语击中我多少年心灵的伤,让我在刹那间完全释放。

自从看过这个大夫,常相伴的头痛很少再犯,多少年无缘无故的疲劳也少了。人健康了,心情好了,精力自然有了,常去看父母,在家做家务,工作没落下,这样的状态真好。

珍爱健康,感恩遇见。相信年轻有为、博学勤奋的张大夫未来会有更美好的前景,我会是他永远最忠实的粉丝。

一张三条腿的儿童床,找了铁皮将柜子钉好,成了橱柜。找人安上床腿,儿子有了新床。日子在新生命到来的忙乱喜悦中流逝。

三年多后,搬到另一座公寓楼,四十平方米,一室一厅,有单独厨卫,可淋浴,很是满足。儿子两岁多,每天晚上,忙完一天工作,陪孩子看动画片、画画、玩玩具、讲故事,是一家三口最幸福的时光。

儿子上学前班之前的暑假,我们搬进了自己的房子,结束了六年租房生涯。

儿子小学毕业后,考进了市中心的中学,费力寻找租到一套学区房。打扫除尘,粉刷安灯,换水管水龙头,拼凑好家具电器,装宽带热水器……开始新一轮租房生活。初中三年,一天四趟,中午赶回去做饭,晚上陪孩子学习,双休日在培训班奔波,忙中有序,平淡充实。

儿子高考后,学校不算理想,但儿子不愿复读,便尊重孩子想法,放手让他走自己的路。搬回自己的家,结束了第二轮租房。

后来老人之前住的房子空了出来,自己也由租客变为房东。将房子粉刷打扫修缮一新,添置了热水器、新鞋柜等。租房的是两位小伙子,大学毕业在外打工,看着干净整洁、设施齐全的房子,连声道谢。

回想自己的租房经历,只是希望他们能住得舒心一些。也许租房经历是他们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记忆。生活已经不易,但尚能多一些温暖。

人物

他从内心里对这个小伙子产生出深深的好感和敬重。

按照市委办公厅的通知要求,第一书记报到前要到市委党校进行为期2天的任前培训。8月12日,市委常委、组织部赵部长作了开班讲话,重申了习近平总书记6月16日至18日视察贵州的讲话精神,强调了全国扶贫办主任座谈会提出的“精准扶贫,攻坚克难,确保贫困人口如期全部脱贫”的重要精神,明确了当前的扶贫工作形势,要求第一书记扛起责任,大干苦干,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接着省扶贫办社会处叶处长作了农村扶贫知识专题辅导,之后观看了专题片《第一书记——沈浩》。第二天,市农委郭副调研

员作了《发展现代农业,改善人居环境,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专题辅导。接着围绕如何当好农村党组织书记作经验交流。随后,市委组织部组织科兰科长作了基层组织建设专题辅导,天镇县王副县长作了如何做好挂职干部专题辅导,最后市委组织部部务薛委员作了培训总结。

两天的培训让杨河芬认识了不少第一书记,尤其和中国重汽集团大同齿轮有限公司派驻天镇县新平堡镇黄家湾村(后来更名为保平堡村)的第一书记魏东、市财政局派驻浑源县东坊城乡荆庄村第一书记、浑源县农业开发局派驻浑源县王庄堡镇东庄村第一书记、市政府办公厅派驻阳高县大白登镇大泉山村第一书

山西人民出版社

16

蒋蒋京昀著



《为了母亲的微笑》

记、大同大学派驻阳高县罗文皂镇十九墩村的第一书记性情相投,处得格外亲密。他们几个都想在第一书记任期内大显身手,全都憋着一股劲儿,所以课后时常聚在一起,说些各自的经验方法。培训结束前,他们建了微信群,相约共享经验方法,互相帮助,一定要勇搏激流,干出一番事业。

山西教育出版社

107

赵树义著



《折叠的时空》节选

田斌问巡什么河,跟我巡路吧。我说,你什么时候当交警了? 田斌说,义务,义务。说着,跳下车,你们是去南湾吧? 坐小车没意思,还是坐电瓶车吧。我一听也对,便让宋勇去丹雀小镇休息,还叮嘱他把玉米送到厨房,煮好当晚饭。

田斌拉着我和老邓,沿着景漳公路晃悠悠悠

东去,路上不时与老乡打招呼,好像他是景风河河长。晚风吹拂,风光旖旎,突然觉得沿着河流一直走下去便很好。河岸杨柳依依,路边随处可见花园、荷塘,河滩到处都是牛、羊和马,偶尔还有铃声传来,恍惚童年。这里也是亚高山草甸,但与花坡不同,夕阳下草色迷离,仿佛有音乐在上面流淌。穿过三四个村庄,便是南湾,上一道小坡,前面突然变成土路,田斌指着对面说,那儿就是沁县。跳下车,真想跑到河滩里去,与草地里的牛啊羊啊马啊说会儿话。田斌又指着北面的石头山说,那儿是石花岭。我的目光沉落在草地上雾岚似的光线里,竟未注意到旁边还有一座石头山。岩石黄白相间,嶙峋若丛

林,夕阳打在上面,似蕾似花,质感胜似油画。石头也“开花”,真是奇了。山顶疏疏朗朗几棵油松,显得格外清奇。石间双松并肩,田斌说那是鸳鸯松。其实也罢了,并蒂莲也罢,鸳鸯也罢,不过是民间的想象,可若无这方水土,想象何所依托?

我问老邓,不是去看巡河泉吗? 田斌接话道,巡河泉那里扎了一道坝,修了个蓄水池,泉水很小了。泉水最终还是要为人服务的。默然之间,突然意识到,沁源此行,我最应该寻找一种独属于沁源山水的文化模型,而不是求证古人或今人说过什么。

观察。记录。约翰·惠勒是量子物理学家,却说出美学家最该说的话。

纪实

连载